

网络社交圈层化情境下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探析

吕 宁^{a,b}

(山东大学 a. 马克思主义学院; b. 经济学院, 济南 250100)

摘要: 网络社交圈层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犹如一把双刃剑。网络社群既拓展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场域, 优化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式, 提升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动自觉, 同时也阻碍了主流价值观在网络社交圈层中的有效传播, 犹如多元信息在网络社交圈层中的交流互鉴, 抑制了教育力量在网络社交圈层中的顺利融入。高校应通过科学把握学生思想动态, 有效融入线上活动阵地, 精准设计网络社交圈层化下的内容生产供给, 大力加强有关制度体系建设, 对网络社交圈层化情境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重塑与突破。

关键词: 网络社群; 圈层;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39(2024)01-0071-08

网络社群突破了血缘、地缘的限制, 不同个体基于相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等而聚合交往, 既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产物, 又是人的关系性于网络空间的彰显, 兼具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对于网络原住民一代的青年大学生而言, 网络社群早已成为其进行网络社交的重要场域, 他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也在网络社群中不断变化, 受网络圈层化的影响不容忽视。网络圈层化作为新形势下的一项新课题, 必然引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塑与升级。

一、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的现象审视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大学生群体的社会交往空间已然从“线下”向“线上”迁移, 网络社交圈层化现象逐渐普遍。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课题, 为了确保主旋律在大学生群体最活跃聚集的平台“不缺席”, 在最受欢迎的地方“不失声”, 弄清楚网络社交圈层化的生成动因和现象图景成为高校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 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的生成动因

技术进步是推动时代变迁和社会形态演变的重要力量, 网络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影响和推动经

济社会各个领域发生颠覆性变革, 另一方面也深刻重塑着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方式, 过去那种基于固定的空间领域而形成的国家、社会或组织的既有形态被彻底打破。网络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时代意义并不在于使“随时连线”“永远在线”成为可能, 而是推动了人们的生存交往方式、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深刻变革, “互联网不是科技改革而是社会、人与人关系的革命”^{[1]5}。

网络社群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悄然兴起的, 是以个体为中心, 以互联网、移动通信设施为中介形成的一种新型关系网络。网络社群突破了物理空间和熟人社会的限制, 强调个人作为节点主体的选择和行动以及与他人的意义分享。网络社群的生成动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的生存和发展性需求在网络空间的延续和满足。网络社群是“自组织”的结果, 自组织“无须一个核心指挥者来监督整个自组织过程, 需要的只是一套适当且简单的局部规则”^{[2]4}。这些规则, 会成为群体所共有的知识、共识, 甚至意识形态。

“网络社群中的‘社群’, 是以一种‘主观感受的共同’而形成的共同体。”^{[3]71} 正因为网络社群成员具有相同的利益爱好、价值观念和共同目标,

收稿日期: 2023-07-28

基金项目: 山东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辅导员思想政治工作创新)项目“基于社群认同的大学生网络交际引导策略研究”(2022F02)

作者简介: 吕宁(1988—), 女, 山东烟台人,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经济学院讲师。

形成了群体意识、群体归属感乃至特定的群体文化,社群成员抱团取暖,很少“出圈”,所以网络社群兴起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必定是人群的分化,圈层化现象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网络社群的兴起同样推动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的加速演进,这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

(二)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的现象图景

为了解目前大学生网络社群的生存样态和社交圈层化的行为表征,本研究选取山东某高校的大学生群体进行问卷调查。此次调研共发放网络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85份,有效率为98.5%。问卷主要从认知、行为、关系等层面出发,围绕大学生网络社交行为、对网络社群的依赖性、网络社群选择、在网络社群内的信息接收等方面进行题目设计,以期透视大学生在网络社群中的生存图景。

调查显示,大学生的网络社交行为非常活跃,对网络社群具有很高的依赖性。当被问及“您经常使用多少个社交软件参与网络社交活动”时,27.53%的大学生使用1—3个,56.84%的大学生使用4—6个,15.63%的大学生同时使用数达到6个以上,其中微信、QQ、微博是使用最多的移动社交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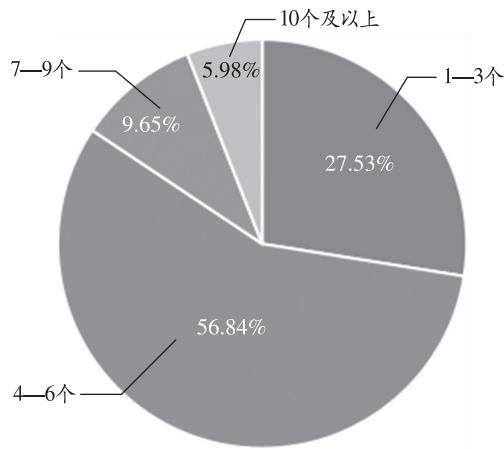


图1 受访大学生使用社交软件参与网络社交活动情况

为了了解大学生对网络社群的关注和使用程度,调查问卷中设置了“您每天关注和使用网络社群的时长”“您每天花费在网络社群的时间占您上网总时间的大体比例”等相关问题,根据数据统计显示,大学生日常关注和使用网络社群的平均时长达到4.45小时。21.7%的大学生表示每天花费在网络社群的时长占到了日均上网时长的30%以下,29.9%的大学生每天花费在网络社群

的时长占到了日均上网时长的31%—50%,还有48.4%的大学生表示此比例占到了50%以上,即每天上网时长的一半以上都在网络社群中度过。由此可知,网络社群已然成为大学生生活中的重要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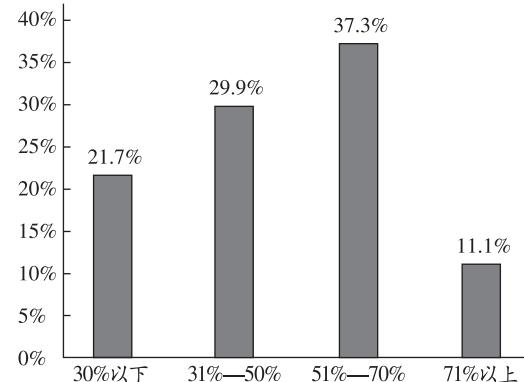


图2 受访大学生每天花费在网络社群中的时间占上网总时间大体比例情况

大学生在选择网络社群时呈现出类型多样化、需求多样化等特点,针对“您目前使用最多的网络社群类型是哪些(限选三项并根据使用频度由高到低排序)”的题目设置,“沟通交流”(93.4%)、“信息分享”(62.6%)、“知识学习”(22.5%)三类网络社群位居前三,在众多需求中满足自身在网络空间的沟通交流需求和信息获取需求显得尤为重要,这也说明了网络社群是人的“结群”需求在网络空间的实现,也是网络社会新形态在微观层面的映射。

表1 受访大学生使用最多的网络社群类型

网络社群类型	第一选择/%	第二选择/%	第三选择/%
沟通交流类	93.4	10.4	1.5
信息分享类	4.1	62.6	7.9
知识学习类	0.8	6.3	22.5
购物消费类	0.5	8.2	19.1
兴趣爱好类	0.6	7.1	14.8
休闲娱乐类	0.3	2.9	16.2
生活服务类	0.2	2.2	17.2
其他类	0.1	0.3	0.8
合计	100	100	100

调查结果表明,网络社群表现出了很强的封闭性。62.3%的大学生在“您是否倾向于接收圈层内的信息和观点”中选择了“是”。从受访大学生对“您是否会受到来自网络圈层中观点和言论的影响”的选择来看,40.34%的大学生认为会受到影响,它们会影响自己对某些事情的认知和理解;只有7.35%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意志坚定,不会受到圈层的任何影响;其他大学生则表示自己

会不由自主、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或者不清楚自己是否会受到影响(见图3)。由此可见,网络社群总是围绕成员所能接受的共同话题进行交流并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抹杀个人意志、形成思维定式、导致思维固化。同时,一旦被圈子中别有用心的“意见领袖”洗脑利用,发布不良信息,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将对大学生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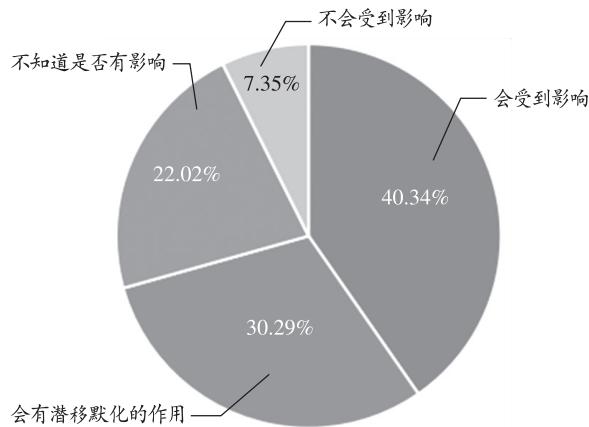


图3 受访大学生受到网络圈层中观点和言论影响情况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社交圈层化情境下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网络媒介应用技术的拓展升级,网络社群作为一种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生存空间,逐渐成为大学生结群的主要社会组织形式,为大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思想、生活娱乐提供了全新场域。随着大学生对网络社群的关注度和依存度越来越高,网络社群对其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也愈加深刻。网络社交圈层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犹如一把双刃剑,迫切需要辩证分析并加以正向引导。

(一)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社交圈层化情境下的机遇

网络社群属于“去中心化”“自组织化”的特殊社群结构,“一对多”与“多对多”交织并存的传播结构,“进退自如”“多重选择”的形成机制,不仅重塑了人们对于信息获取、使用、传播和交换的行为,更从空间场域、作用方式、教育效果等方面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机遇。

一是拓展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场域。网络社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和方式,突破了教学形式单一、内容枯燥陈旧、时间和空间封闭固定的传统教育模式,既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实际课堂的“在场空间”,又

通过针对性的内容供给渗透于网络社群的“线上空间”,更能实现24小时不断线的“时时互联”,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无论线上线下还是时时处处都能相互补充、双向互嵌。例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让观众在充分感受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同时,升腾起对传统文化的敬仰和敬畏,不自觉地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犹如盐融入水般自然而然。时空场域的拓展让大学生在休闲中受教育、在娱乐中有所提升成为可能。

二是优化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式。集中的理论灌输和生硬的舆论宣传早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为表征的隐性教育和以主体间性为表征的师生关系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突破的满足和回应。“网络‘圈层化’所具备的无上限信息熔池和无阻碍社交场域功能赋予了在网络‘圈层’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4],也推动了基于尊重与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互动性。例如,因群体定位明确、内容生动多元、社区化运营而著称的哔哩哔哩这一网络平台备受大学生欢迎,成为青年群体高度聚集的视频平台和文化社区。“维为道来”栏目对政治热点话题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将爱国教育寓于动画演绎中,这都是运用圈层优势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能的生动案例。哔哩哔哩网站打破了自上而下、由点对面的传统传播形式,通过弹幕、动态等互动机制为师生之间营造出平等对话、积极共享的文化氛围,更有利教育者在圈层内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在互动对话中及时纠偏、精准施策。

三是提升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动自觉。日益崛起的网络社会最大的特征就是其社会基本单位“已经变成了与网络相连的个人”^{[5]52},呈现出碎片化、多中心分布的新样态。网络社群去中心化的结构特征使每一个社群成员都可以成为中心,镶嵌于关系网络中的节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个体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提升。就高校大学生而言,能动自觉主要体现在对网络社群实践的能动掌控和对网络社群信息获取、传播的自主把握。网络社群突破了传统血缘、地缘的限制和束缚,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基于趣缘的自由交往。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

需要和利益诉求,自主选择与志同道合的人结成网络社群并进行自由平等、双向互动的沟通交流,表现出一种互为主体的积极状态,饱含着以共同趣缘为基础的身份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在网络社群中,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所需浏览、使用、转发、评论部分信息,也可以随时加入、退出甚至根据实际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网络社群。互联网技术大潮使其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传播能力和媒介使用权力,也使得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动自觉变为可能。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社交圈层化情境下的挑战

网络社群在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教育平台的同时,也会由于大量信息内容的良莠不齐,信息交流渠道和认知框架的固化、监管体系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等,使得“圈内意见自流、圈外意见梗阻与封闭回流”^[6]等问题突出,对思想还不成熟、三观仍在建立的大学生产生消极影响,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诸多挑战。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阻碍了主流价值观在网络社交圈层中的有效传播。现阶段许多自媒体账号为了获取更高的浏览量,多使用断章取义的标题和碎片化的娱乐新闻吸引网民注意,更有甚者采用暴力低俗、扭曲真相等方式获取点击量,不良信息的反复刺激使得许多大学生沉溺于网络世界中无法自拔,开始在虚拟世界中寻找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一些错误思想苗头在网络圈层的互动中被逐渐放大,逐渐形成错误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价值。相比之下,时事政治、民生社会新闻等内容往往因为缺乏趣味性而被选择性忽略,青年群体也容易对高校中理论性较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产生抗拒心理,从而使得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在圈层中传播开来,进而影响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二是掣肘了多元信息在网络社交圈层中的交流互鉴。网络世界本应因多元而精彩,但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平台的算法推荐和信息接受者的行为偏好等相互作用,由此形成的信息茧房导致信息窄化,进而形成信息孤岛,从而导致多元信息难以在网络社交圈层中交流交锋。随着网络社群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传播途径局限于固有的圈层之间,具有共同圈群的大学生才会经常交流互动。即便网络中充斥着裂变式增长的信息洪流,社交圈层中的大学生也不自觉地接收着同

质化的信息,造成信息窄化现象。相对于信息窄化而言,信息割据则是在精准推送的信息中,大学生只愿意吸收、接纳自己熟悉的领域,将与自己观点相悖或陌生领域的信息排斥在外,形成不同网络社群之间的“信息孤岛”。同时,通过互联网的智能算法和定向推送,信息迎合在导致大学生视野窄化、观点固化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更易使大学生在群体效应下产生沉浸式体验,最终上演从信息窄化到群体极化的茧房效应。

三是抑制了教育力量在网络社交圈层中的顺利融入。网络社群因成员具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念,常会形成相对封闭、自我的“小世界”,具有较强的排他性。网络社交圈层化使得教育者难以入群,无法及时有效地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并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易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缺位。例如,学生在参与某个活动时会加入微信群聊,高校教育者对群聊的内容却难以知晓。尽管大多数网络圈层规模都不大,但不乏别有用心者混迹其中,他们所发表的言论与观点对于缺乏社会阅历和正处于三观不稳定时期的大学生来说会产生较大影响。同时,同一网络圈层的成员往往因具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认知而聚集到一起,网络圈层的同质化使得圈层内部分观点极易被固化,导致部分大学生的思想观点变得更加极端。然而,由于教育者难以及时介入并进行思想引导和阻止,这种极端思想很可能会在高校的各个圈层间不断传播,对更多大学生群体产生不利影响。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社交圈层化情境下的应对策略

在明晰了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的动因与图景,厘清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社交圈层化情境下的机遇与挑战后,当务之急在于进一步回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社交圈层化情境下应以何种态势发挥优势、规避不足,探寻重塑与突破”这一问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利用积极因素实现创新,同时摒弃消极因素减少阻碍。一言以蔽之,“把握动态、融入圈层、引导圈层、监管圈层”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网络社交圈层化的逻辑进路。

(一)科学把握网络社交圈层化下的学生思想动态

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年轻人获取

信息的渠道不断拓宽,主流媒体对他们的吸引力逐渐被网络削弱。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和网络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新形势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建立在对大学生思想动态的全面了解和科学把握上。

一方面,高校可以充分借助网络信息技术优势对海量教育教学、日常生活、管理服务等大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归纳、分析,对主要网络圈层中的观点、意见、倾向等进行监测、抓取,全面挖掘、掌握大学生的思想困惑和价值选择,关注不同圈层大学生的利益诉求、发展需求和行为倾向,构建各圈层大学生群体精准画像和成长模型,以具体、直观、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学生思想的样貌和细节,弄清楚学生“在想什么”“要干什么”“想要什么”。通过对学生数据全样本的云计算和大数据相关性分析,探寻学生思想动态的发展规律,预测其行为倾向和发展趋势,变“事后应对”为“积极预防”。同时,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全方位评价体系,在重点关注学生的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经历、学习成绩等与思想动态“强相关”的指标同时,充分利用数字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红利,将作息时间、行动轨迹、消费情况等“弱相关”指标也囊括进来,为把握学生思想动态提供更为全面多元的数据支撑。值得注意的是,对大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不能仅仅停留在宏观群体层面,还应考虑到不同学生的个体差异,通过数据平台接口为每个学生进行精准画像并制定因人而异的评价标准,将思想政治工作做实、做细、做精准。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群内意见引领者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网络圈层中的意见引领者是指在圈层中积极制造议题、频繁与他人互动并带动其他成员关注议题、参与讨论的积极分子,凭借其较高的发言频率和质量在圈层内威望性高、影响力大,并可对圈层内其他成员形成干预和影响。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朋辈意见引领者所拥有的非权利性影响力更容易获得大学生的信赖,作为核心节点会让大学生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趋向性,他们更容易获知大学生的内心想法和思想诉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主动关注每个社群中的意见引领者,通过评论、私信等方式与其建立紧密联系,以此为突破口,加大对意见引领者传递信息的分析,由点及面,全面了解和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还可以与意见引领者合

作使其“为我所用”,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关注圈层内成员的行为动态和思想观点,共同做好圈层的维护管理工作。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主动出击,有意识地培养塑造一批高素质的学生意见引领者。引导思想过硬、责任感强、能力突出的大学生在不同网络圈层中持续设置符合主流价值的舆论议题、发表高质量言论,营造良好氛围,逐渐成长为意见引领者,从而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将其打造为“信息收集器”“新闻发言人”和“榜样示范者”。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不可分割,要想全面掌握大学生思想动态,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在线上挖掘的同时,加强线下对大学生现实需求和利益诉求的了解和研判,畅通信息反馈渠道,形成网上网下互联互通、互促互补的良好局面。

(二)有效融入网络社交圈层化下的线上活动阵地

基于特定的形成机理,网络社群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就完全束手无策,那么应如何有效融入?应从“融入得快”“融入得精”“融入得巧”“融入得好”四方面发力。

首先,网络社群虽然突破了现实世界地缘的限制和血缘的纽带,使得有共同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的人聚集在一起,但对于大学生来说,网络社群一定程度上还是基于现实关系在网络空间的映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想“融入得快”,首先要建立良好的线下关系,很难想象一个线下不受学生欢迎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能够在线上与学生打成一片。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平时主动走近学生、融入学生,帮助学生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做学生身边的“贴心人”;多了解关注新时代下的青年特点,积极转变思维方式和语言范式,勇于尝试青年人的生活方式,以志趣相投拉近与青年学生的距离,以共同语言减少代沟,做大学生成长的“知心人”。只有在现实生活中与大学生互相吸引、彼此信赖,才可能在网络空间中减少相互“试探”和“过招”,从而快速入群入圈,为后续工作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要想实现有效融入,必须“融入得精”,即精准融入。一方面,并非所有网络圈层都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占领阵地,对那些使用频率高、互动性强、凝聚力大的社群进行重点关注才能提升

工作实效。网络社群特殊的生成发展机理导致建群、进群、退群的成本极低,尤其是因阶段性需要而组建的网络社群,当任务目标完成后社群的使命便已达成,即便没有解散,也几乎会沦为“僵尸群”而退出历史舞台。还有一些网络社群也会因运营维护不及时不到位,持续输出信息能力不足,社群成员活跃度不够等种种问题而陷入不温不火的境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入圈之前要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手段全面掌握大学生网络社群使用情况,对网络社群的用途、性质、活跃度等关键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研判并建立动态工作台账,避免平均用力。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类型网络社群的用途、特点等各不相同,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不同圈层中运用同一套固定的工作思路和模式开展工作,那么即使“人在圈中”,也形同虚设。因此,应精准对接不同类型网络社群的工作需求,识别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并制定个性化工作方案,设定合理工作重点。例如,在信息分享类网络社群中,经常出现各种思想观点和价值取向的交流交融交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将工作重点放在帮助大学生识别各种日益隐蔽且多样的意识形态斗争和价值观念渗透上,用主流意识形态凝聚人心、引领发展;在休闲娱乐类网络社群中,面对纷繁多样的游戏选择,则要引导大学生适度娱乐、理性消费、拒绝躺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唯有针对不同网络圈层特点精准发力,才能充分发挥入圈人群效能。

再次,以瞄准关键少数为突破口实现网络圈层“融入得巧”。网络圈层是由一个个节点组成的“多”对“多”的层级关系网络,虽然每个节点都既是信息传播者,也是信息接收者,但却扮演着不同角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从积极活跃、影响力大的关键节点和沉默不语、内向旁观的边缘节点入手巧妙地开展工作,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圈层中信息涟漪式层层外扩的传播规律和模式,先与网络圈层中的关键节点和中心节点建立联系并赢得认可,借助他们的巨大影响力和信息传播渠道向周围节点辐射,经历层层扩散后起到一传十、十传百的覆盖化效应。同时,针对那些沉默不语的边缘节点,一对一、点对点地建立密切联系,打破他们长期被冷漠忽视的局面,确保兜住底、兜好底。

最后,以适切的话语体系为载体实现网络圈层“融入得好”。网络圈层中,传统教学场域中对

知识进行单向灌输,对高大上的绝对价值、原则进行理论灌输的话语体系早已不再奏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主动“放下身段”与大学生做朋友,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听得懂的话语传播才有效果。应从个体独白转向互动对话,从宏大叙事转向人间烟火,从僵化表达转向喜闻乐见,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生活场景联系起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年贺词就既高扬了主旋律,又贴近百姓生活,受到了大学生群体的欢迎与点赞,如“网络提速降费使刷屏更快了”^[7],“啃下了最难啃的‘硬骨头’”^[8],“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等^[9],用源于现实、来自生活的素材,接地气、共情化的表达方式提升了话语表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精准设计网络社交圈层化下的内容生产供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信息生产领域,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0]网络社交圈层化情境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在深入分析圈层结构、活动方式、价值追求等基础上,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实现精准施教。

一方面,把握需求导向,定制化设计输出产品。网络社群的内容生产最重要的是增强内容供给侧与大学生受众需求侧的关联度和匹配度。不同圈层大学生最关心、最关注、最关切的问题不同,他们对信息观点的需求必然不同。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前期掌握的学生思想动态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不同圈层标签化、同质化特征,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准确分析出各类圈层的讨论热点和话题,对其中片面、错误的观点进行细致引导,同时,有效整合网络圈层内的信息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以学生喜爱的话题为素材设计输出思想政治教育产品,实现供需之间的高水平融合。例如,在汉服文化的网络圈层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推出“汉服之美点燃文化自信”“从汉服看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等作品,引导大学生从对汉服颜色、款式的表层喜爱转向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自信的深度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大学生来说,相较于文字阅读,他们更喜欢代入性、互动性、直观性强的表现形式,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善于运用丰富多元的视觉符号,如短视频、漫画、游戏等形式增强产品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另一方面,利用关键节点,把握议题设置的主动权。议题在网络圈层中发挥着凝聚成员和塑造圈层生态的重要作用,合理设置议题是把握网络圈层舆论引导主动权的必然选择。网络圈层中的议题设置要将政治性、群众性与互动性结合起来。一是要结合关键时间节点,如国庆节、五四青年节等传统节日,再如一些自带流量的国际时事、社会突发事件发生之时,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二是要以大学生为中心,从他们最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日常学习生活的校园问题、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等出发,通过权威式解读、共情式对话、融入式参与,在网络圈层舆论场中注入思想政治教育正能量。三是要双向互动,避免单向度输出的灌输模式,“将学生的兴奋点、关注点与舆论引导、价值引导对接起来,使显性舆论场与隐性舆论场形成共振与呼应”^[11]。

再一方面,融通整合圈层,构建圈层合一共同体。要充分发挥全员育人合力,除高校辅导员外,积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班主任、心理咨询师、党政干部、共青团干部等上网入圈开展工作,立足自身专业优势主动设置议题,用学术地位、专业权威、人格魅力等打造网络新圈层,在更垂直细分领域吸引和凝聚学生,延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触角,扫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盲区。同时,不同教育主体打造的网络圈层不能各自为营,否则又会陷入网络圈层化的窠臼。高校应协调各方育人力量,融通打造一个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圈层共同体,联动课程思政、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心理、资助等各方面,加强不同圈层间的信息交互和交往互动,实现融合发展。

(四)大力加强网络社交圈层化下的制度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高度重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坚持依法管网治网,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12]大学生作为网民群体中最活跃的主力人群,正处于三观逐渐稳定期,是各种别有用心的势力争相拉拢争取的重点对象。为保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高校应守好主阵地,深刻认识到加强网络社交圈层化下制度体系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首先,加强高校网络社群监管制度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对强

化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作出了明确部署。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网络空间呈现出“人人都有麦克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新型舆论生态,已然成为各种思潮交流交融交锋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由于网络社群具有自组织性强、进入门槛低、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它很可能会成为影响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场域。因此,高校要不断完善网络社群监管制度体系建设。根据不同标准对功能各异、种类繁多的网络社群进行合理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网络社群的特点、成员构成、目标任务、舆论生态等进行分类指导并设计监管制度体系,通过出台规章制度、加强队伍建设、明确第一责任人等多种方式压实责任、划定红线,让高校内网络社群的运行有章可循,提高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其次,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体系建设。“作为现实社会多元利益群体分化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每一个网络社群所代表的都是其社群成员的共同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社群成员间的关系看似松散却又有紧密的共同利益和价值纽带,很容易成为各类舆论的‘集散地’‘发酵地’,进而会对社会思想舆论的整体发展走向带来或正向或负面的深刻影响。”^[13]“为此,必须强化技术治网,健全网络内容筛选机制,进行动态舆情监测和评估,建立完备的‘采集—研判—预警—引导’舆情监测体系。”^[14]通过动态数据抓取打造网络舆情大数据共享平台,通过数据分析模型构建网络舆情分析画像平台,通过多级推送算法创设网络舆情智能推送平台,通过完善反馈机制搭建网络舆情治理反馈平台,从信息技术领域及时纠偏,实现数据智能辅助网络舆情监测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再次,加强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信息化时代,网络媒介素养已经成为评判一个人综合能力的重要考量因素。高校应通过组建一支专业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教师队伍,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增设相关模块,开设网络媒介素养选修课或相关讲座,录制专题慕课,举办网络媒介素养知识竞赛等形式,全面提升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在帮助大学生更加合理充分地利用网络媒介资源助力自身成长的同时,时下更要帮助他们深刻认识和理解网络圈层兴起的背景、原因、发展历程等,全面看清网络圈层中信息背后的真实意图,以及网络圈层在给学习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可能产生

的消极影响,乃至引发的舆论风波。面对网络圈层中形形色色的内容,大学生要提高分析鉴别能力,增强面对复杂舆论环境的应变处理能力,将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转化为助力成长成才的最大增量。

参考文献:

- [1] 约翰·奈斯比特. 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M]. 尹萍,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 [2] 兰·费雪. 完美的群体——如何掌控群体智慧的力量[M]. 邓逗逗,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 [3] 张华. 网络社群的崛起:基于国家、社会、技术互动视角的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 [4] 孙雅文. 网络“圈层化”影响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2021.
- [5] 简·梵·迪克. 网络社会[M]. 蔡静,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 [6] 蒋明敏,吴爽. 网络圈层视域下青年价值选择的困顿与纾解[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12).
- [7] 习近平.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〇年新年贺词[N]. 人民日报,2020-01-01(1).
- [8] 习近平.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N]. 人民日报,2021-01-01(1).
- [9] 习近平.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N]. 人民日报,2022-01-01(1).
- [10] 习近平.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 前线,2019(4).
- [11] 李永智. 新媒介环境下高校舆论工作的突破与创新——以议程设置理论为视角[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7).
- [1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2021-11-17(1).
- [13] 董盈盈. 网络社群视域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8.
- [14] 王谋寅,王耀国. 网络圈层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其应对之策[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2(6).

Strategic Analysi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Online Social Stratification

LÜ Ning^{a,b}

(a. School of Marxism; b.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impact of onlin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s akin to a double-edged sword. The online community expand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ptimizes the working modes in this domain, and enhances the proactive awareness. However, it simultaneously hinders the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mainstream values within online social strata, constrains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of diverse information within these strata, and impedes the smooth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power into these strata. In the context of online social stratification, universities should scientifically grasp students' ideological trends, effe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online activity platforms, precisely design the content production and supply, and vigorous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ed institutional systems, so as to reshape and break through university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online community; stratifi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责任编辑 合 壹)